

詩語背後

天后宮：深圳海洋史的地理切片(一)

關於赤灣宋少帝陵，有一則流傳甚廣的傳說——天后賜木。1279年崖門海戰失敗，年僅8歲的少帝趙昀與丞相陸秀夫投海殉國，屍身漂至赤灣海灘，被天后古廟掌管香火 的廟祝撿起，廟裏一根樑柱突然塌下。人們焚香問卜，得知童屍身份，而塌樑是天后娘娘賜予的棺木。於是，百姓以樑木製棺，將少帝禮葬於南山腳下。

這固然只是傳說，而傳說一旦融入歷史，其中蘊含的文化信息卻是不容忽略的。陳文廣、龔禮茹在《海門神寺——深圳赤灣天后古廟變遷史》一書中，就從「天后賜木」的傳說得出兩個頗有啟發性的觀點：

其一，傳說表明赤灣天后古廟早在宋代媽祖信仰誕生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清末民國時期，天后古廟尚有廟額「自宋迄清一千載，由閩入粵五百年」。當地民眾堅信天后古廟始建於宋，與世代相傳的這則傳說不無關係。

其二，傳說體現了官方敘事與宗教神跡的統一。天后賜木的背後，存在一個共同的解釋機制，即人神共惠。「宋少帝」所代表的官方，需要世人紀念崖門海戰這段悲痛的歷史，傳承「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氣概；民間媽祖信仰者則利用這一傳說來證明天后娘娘的神通與靈驗，並借此表達對宋朝所代表的國家的認可與同情。南宋君臣流亡逃難的經歷及其亡國命運，就這樣被糅合進地方社會的歷史記憶之中，赤灣媽祖以嵌入的方式被帶入歷史敘事，從而賦予了海疆意識形態的正統性。

由此，我聯想到意大利歷史學家、微觀史學代表人物卡洛·金茨堡談治學方法的一段話：「微觀（micro）這個前綴，和研究對象的體量無關——無論是實際的物理尺寸，還是它在象徵層面的分量——它對應的是顯微鏡這種研究工具。您可以把蜜蜂翅膀的碎屑放在顯微鏡下觀察，也可以把大象皮膚的殘片置於鏡底；微觀史本質上是分析性的歷史。」

這段話出自金茨堡與中國歷史學家王迪的一次電郵討論。據王迪教授講，金茨堡作為微觀史學的主要開創者，他本人並未宣稱自己的研究是「微觀史」，而只是將其視為

「歷史小切面的放大研究」。就好像醫生通過觀察症狀推斷病因，鑒賞家通過筆觸判定真偽，偵探通過蛛絲馬跡重建案情。這些領域的共同特徵是：在證據不完整的情況下，依靠研究者的知識儲備、直覺和經驗，根據線索提出假設，並通過不斷的反饋來驗證。按照這種「線索範式」（或稱「推測範式」），歷史研究不是被動地「再現」過去，而是一個主動的「破解」過程。歷史學家必須具備像偵探一樣的敏感度，能夠從看似無關的碎片中識別出有意義的「症候」。

深圳是一個擁有悠久歷史卻長期處於帝國邊緣的地方，而在短短數十年內又迅猛發展為超級大都市。這樣的地方，不可能逐漸積累起系統的檔案資料，以「線索範式」開展有關研究，揭示社會發展的深層邏輯，不但重要而且必須。英國人類學家艾倫·麥克法蘭在新作《深圳之謎》中，探討「深圳奇跡」何以出現，就採用了類似方法。他說：「這本書是一次調查，某種層面上如同偵探破案，試圖揭示一個正在中國發生，在西方幾乎一無所知的非凡試驗。」

《海門神寺》大體上也遵循這種分析方法。只不過，《深圳之謎》所欲破解的是現世之謎，《海門神寺》則將着力點放在深圳歷史的追蹤上。它向讀者呈現了一幅悠遠而壯闊的海洋歷史畫卷，呈現方式正是見微知著、層層遞進的。首先，從散見於各種方志、檔案、契約、口述資料的「線索」中，通過精湛的「顯微」分析，重現了赤灣天后宮當年的盛況。同時，將天后宮作為深圳海洋史的地理切片，詳盡分析了深圳在國家經略海洋過程中扮演的歷史角色。然後，圍繞赤灣天后宮的功能、盛衰以及官方和民間在這裏舉辦的各種活動，研究媽祖天后信仰傳播及其與我國海上貿易發展的內在聯繫，揭示了蘊含在中華文明中與傳統農耕文化並存的海洋文化特性。

赤灣天后宮又名媽祖廟、天后廟、天妃廟，以明代使臣張源永樂八年（1410年）奉旨重修，將其改建為朝廷出使南海諸國的官方驛站和海祭場所而載入史冊。後經歷代多次修葺和擴建，蔚為大觀，在此舉辦的「辭沙」祭海大典被列入國家祭祀活動。參



●赤灣宋少帝陵 作者供图

與古廟修繕的，有軍事要員、地方知縣和士紳，亦有普通信眾。至清朝初年，赤灣天后宮已發展成為擁有99道門的超級大廟。宮內陳列着眾多大小不同的佛像，計有山門、牌樓、日月池、石橋、鐘樓、鼓樓、正殿、前後殿、左右殿、廂房、長廊、碑亭、角亭等建築，共有大小房屋100多間，加上附屬建築、廟產及祀田，佔地達900餘畝，其殿宇巍峨雄偉，廟貌氣象萬千。這裏地處南海門戶樞紐，是船隊國內航線的最後一站，朝廷使節和民間商旅都會來此拜謁祈福，辭別故土，然後進入茫茫遠洋。赤灣天后宮與天津、泉州的天后宮齊名，構成了中國媽祖文化的三大道場。

觀赤灣地勢，扼守珠江入海口，岬角拱衛，水深深入，背倚大南山有溪流提供淡水，適宜大型船舶在此候風出海或避風補給。古代廣東（含今廣東、海南全省及廣西南部沿海地區）海岸線長達3,368公里，居全國各省之首。漫長的海岸線有眾多河流入海，河海交匯處分布着200餘個大小港口，如粵東的汕頭港、粵中的黃埔港、粵西的海陵山港等。珠江入口口的赤灣港，因擁有「天下第一天后廟」而負盛名。

想當年，赤灣天后宮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關鍵節點，見證了新安縣及周邊水域的繁華景象。以天后宮為核心的「赤灣勝概」，有「一望蒼茫萬頃波，海門神寺奠山阿」之譽，位列新安八景之首。康熙《新安縣志》留下如此恢弘的記載：「赤灣勝概，在南山之南，勢聳麗開展，兩翼盤護蔥鬱，天妃宮殿焉。前居海，洪濤萬頃，一望無際……」

來鴻

雨的兩面性

●張武昌

晨起時，雨正下着——不是那種惹人煩悶的驟雨，而是細密如織的絲線，不慌不忙地斜斜編織。有人愛這雨的清涼，也有人畏它的濕寒。它滋養萬物，卻也常攜洪患。但此刻，房間裏靜得出奇，只餘雨聲與翻動書頁的沙沙聲交替起落。窗玻璃上凝滿晶瑩的水珠，緩緩流動、匯聚，終成蜿蜒的水痕，模糊了遠處那片海。我忽然覺得，這樣的天氣，若不出門走走，倒真是辜負了它的美意。

於是撐了傘，踱上海岸邊的石徑。花崗岩石板路被洗得發亮，縫隙裏鑽出的青苔綠得逼人眼。護坡上的爬山虎葉子垂着水滴，偶有風過，便簌簌灑落一串清涼。路邊長椅上坐着位老伯，見我走來，笑道：「這樣的天，也就你還有興致出來晃蕩。」我也笑，卻不知如何作答——這雨落在身上是涼的，落在心上卻是溫的；它教人想躲進屋裏，又教人想奔進雨裏。

午後，雨勢驟然兇猛。先是幾記悶雷滾過天際，緊接着便是傾盆而下的狂暴。室內光線條地暗下來，書頁上的字跡漸次模糊。雨點砸在窗上，不再是輕柔的叩擊，而似萬千彈丸齊發，噼啪之聲令人心躁。樓下的樹葉被雨水打得抬不起頭，蔫蔫地垂着。花槽裏的月季遭了殃，前幾日才綻開的幾片紅瓣，此刻零落成泥，順着水流滑入下水口。我關上窗，雨聲雖被擋去大半，卻仍悶悶地滲進來，像隔了層棉被的捶打，沉悶而固執。

這樣的雨，讓我想起少時在山村遇見的那場。也是午後，也是這般狂暴。我被困在山腳的涼亭裏，看雨點在田面上砸出密密匝匝的圓暈。那雨打亂了農人耕作的節奏，我卻暗自慶幸——若不是它，我不會在這涼亭久留，不會目睹農忙人家在雨中的手足無措，也不會聽見那位農人哼着悠揚的方言小調。如今想來，那雨誤了農時，卻也成全了一段意外的光景。

夜幕降臨時，雨勢漸收。我推開窗，雨後的空氣澄澈如洗，遠遠樓宇的燈火顯得格外清亮。積水的地面倒映着搖曳的光影，方才那場暴雨，此刻只餘簌簌水滴落的聲響，一滴、一滴，把夜拉得又靜又長。花槽裏的月季雖落了幾瓣，但更多的花苞仍立在枝頭，經此一洗，想來明日會開得更盛。

我忽然明白，雨從來只有一種姿態，是我們看它的目光有兩副。同一場雨，可以困住行人的腳步，也可以蕩去心上的塵灰；可以打落初開的花朵，也可以潤澤焦渴的土地。恰如此刻，窗外的雨似停未停——簌水還在滴答，雲隙間卻已透出星光。世間許多事物，大約都是這般，總以兩面示人：如這雨，既是溫柔的訪客，又是暴烈的過客；既催人歸家，又誘人遠行。

夜深了，最後幾滴雨從簷角墜落。我立在窗前，忽然格外想念那個困於山腳涼亭的午後。那雨中的一切，如今都鍍上了柔和的輪廓——包括當時那份被耽擱的焦灼。原來有些事物，非得隔着光陰回望，才能看清它完整而兩面交織的模樣。



●房間裏靜得出奇，只餘雨聲與翻動書頁的沙沙聲交替起落。 AI繪圖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生、性的「文讀」和「白讀」

生	性
大五碼: A43C	大五碼: A43C
粵語拼音: saang1	粵語拼音: sang1
國語拼音: shēng	國語拼音: xìng
國語注音: ㄕㄥˋ	國語注音: ㄒㄧㄥˋ

有日上中大個粵音綱，無意中發現原來一直都將「生」同「性」個「讀書音/文讀」同「口語音/白讀」調轉咗嚟講！咁驚人嘅發現，咪同老豆同阿爺講下呢單野嘅。佢兩個不約而同叫「O晒噴」（大感錯愕）！一齊講話打死都唔信，阿爺仲話：之所以咁講係我老師教嘅，我老師當然係佢老師教佢；咁教上去，咁講法一百幾十年有走難。既然讀咗成百幾年嘅以上，就算最早期唔係咁講，係咪依家都應該接受呢？咁講法又好似好有道理㗎！老豆就贈咗我一句「盡信書不如無書」！

生	性
廣州話正音字典 余伯雄主編, 2007 (2004)	廣州話正音字典 余伯雄主編, 2007 (2004)
saang1 P.422 5634	sang1 P.13 4110
saang1 P.422 5634	sang1 P.13 4110

昇老豆咁「潤」（調訓）法俾係「唔念氣」（不甘心），咪走去被譽為我有最正宗廣州話嘅《廣州話正音字典》check check！原來同佢兩個嘅講法一致：阿媽，真係好亂呀！

正在猶疑之際，阿爺攞咗佢本鎮山之寶《辭淵》出嚟同我對質。唔通中大個網搞錯？

《粵語講呢啲》

生、性的「文讀」和「白讀」

廣東話有「文讀/讀書音」和「白讀/口語音」。一般以為在溝通上只需把「讀書音」轉「口語音」讀出就行；情況當然不是如此！要判別何時轉「口語音」、何時因「語音慣性」而保留「讀書音」，這對不是「老廣/老港」（很會說廣東話的廣州人和香港人）來說絕對是個難題。

對於「生」及其同音字「性」（還有「甥」「笙」），根據由中大開發的《粵語審音配詞字庫》（以下簡稱「中大粵音

網」）所提供的讀音，「文白」二讀界定如下：

文讀-saang1；白讀-sang1

筆者幾可肯定無論你是哪個年齡層或教育水平，看後口中或心裏都有個疑問：是否調轉了呢？

以下是一般人的共識：

文讀-sang1；詞例-生平，花生；人生，生命，生活，出生，今生，來生，後生可畏，別開生面，三生有幸，落地生根，百病叢生，民不聊生，蓬華生輝；犧牲，畜牲，牲畜，牲口

白讀-saang1；詞例-生日，生仔，生鬼，後生，老鼠尾生瘡【大極有限】，滑肉搽癩生【自討苦吃】，生人唔生膽【活生生的人卻沒有生出膽這個應有器官，喻「有膽」（膽怯）】；畜牲

開講有話，怪人須有理。筆者在現存的資源下翻箱倒籠，也找不到這個可被視為「獨排眾議」的結果。儘管「中大粵音網」在「世上」的權威性，據筆者所知——學界、媒體基本上沒作盲目依循。

就上述議題，筆者設計了如下問題以考核5家AI的「定音」表現：

請提供以下一句廣東話的「粵拼」：生平至鍾意食花生，至憎生人唔生膽。人生就像咁有趣喇喇！

與「生」相關的「粵拼」如下：

AI甲

*生平— saang1 ping4 *花生— faal sang1 *生人— saang1 jan4 *生膽— saang1 daam2 *人生— jan4 sang1

評價：

「生平」錯誤地給了「生」的白讀，令人聯想到此案AI很大機會是根據「中大粵音網」來定音——「生平」出現於讀音「saang1」的詞例欄中。至於「生人」和「生膽」，它應是誤打誤撞的給對了；由此可見其定音的不穩定性。

AI乙

*生平— sang1 ping4 *花生— faal sang1 *生人— sang1 jan4 *生膽— sang1 daam2 *人生— jan4 sang1

評價：

並無區分文白二讀，「生」一律採用文讀「sang1」，致令「生人」「生膽」的讀音有誤。此非正常發揮的表現。

AI丙、AI丁、AI戊

*生平— sang1 ping4 *花生— faal sang1 *生人— saang1 jan4 *生膽— saang1 daam2 *人生— jan4 sang1

評價：

正常發揮——所有標註正確。

歷史與空間

外祖父楊章甫曾參加中共三大

●陸懷莊

我的外祖父楊章甫，字林祥，名士端，出生於廣東省香山縣南屏鎮北山村。他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曾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約2019年，廣州對楊家祠進行了重點保育修復。黨史研究者陸續向我提供關於外祖父革命足跡的珍貴史料，使這位先輩的形象逐漸清晰。廣州被譽為「黨建搖籃」，而楊鮑安、楊章甫、楊殷三人最早居住在楊家祠（又稱泗儒書室），並在此傳播五四精神與馬克思主義思想。

在我心中，外祖父是一位學者，一位哲人。每當有人稱讀我的中文名字，我總會沾沾自喜地說：「這是我外公起的。」然而，隨著我深入閱讀廣州的文史資料、珠海地方志、陳君葆日記，以及《楊章甫與廣東早期團組織》《珠海歷史名人——楊章甫》和《中共三大代表初考》等文獻，這幅關於外祖父的人生拼圖愈發豐富，也激勵着我不斷探索。

1918年，外祖父與舅公（編者註：指楊鮑安，中共黨史早期著名人物，華南地區傳播新文化運動與馬克思主義的先驅；楊章甫是楊鮑安的族叔）居於楊家祠。該祠原為楊氏族人在廣州經商和參加科舉考試時的落腳之地。外祖父在祠內開辦注音字母訓練班，開展革命宣傳，同時以此掩護黨組織活動，使之成為培養幹部的重要場所。1921年，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設立廣州宣講員養成所，譚平山與外祖父等任教員，而外祖父彼時已是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

1924年，國共合作建立黃埔軍校。周恩來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外祖父則任粵漢鐵路中共黨支部書記，領導工人運動，並曾任黃埔軍校考核官。1923年，中共中央決定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黨組織鑒於楊鮑安、楊章甫、楊殷三人曾參與1922年團一大籌備工作，具備接待經驗，遂指派他們負責選址、代表住宿及交通安排等事務。三人工作出色，受到組織表揚，被譽為「革命三楊」。

1926年，外祖父擔任中共粵漢鐵路支部書記，主持了「國民會議促成會粵漢鐵路分會成立大會」。其時，國民政府遷至武漢，外祖父作為廣東農民協會及中共廣東特委申請經費與匯款之指定人選，頻繁奔走於廣州與武漢兩地。1927年「四一五」廣州大屠殺後，他仍往返粵鄂兩地堅持為黨工作。廣州起義期間，外祖父受黨組織指派，在澳門設立聯絡站，負責《紅旗周刊》的印刷及接待中轉革命同志。

外祖父及一眾黨員被列入國民黨追捕名單。在那段充滿危險與不確定的歲月裏，他輾轉至香港、澳

門，以筆為劍，以紙為舟，抒發愛國情懷。至潘兆巒（編者註：廣東早期工人運動領袖，青年時期已受楊章甫思想影響）被捕犧牲後，外祖父與楊士曼、楊廣三人與組織失去聯繫。外祖父始以楊士端之名在香港擔任家庭教師。

1933年，外祖父任教於民生書院。他與校長黃炎培理念相投，名義上教授中文，實則不辭辛勞，積極推動學術交流、編訂教材，豐富教學內容。他以普通話授課，上世紀六十年代曾為校歌填詞，亦以普通話唱誦。作為文化人和教育家，他畢生重視教育，心懷家國，從不以自身經歷自矜。雖歷經顛沛流離，仍堅守理想；身處異鄉，始終心繫祖國。其言行風範，盡顯學者風骨。

早年閱讀陳君葆日記，我發現上世紀三十年代外祖父與陳君葆（編者註：學者、愛國教育家，曾任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館長）往來密切，二人在多個領域均有交集。陳君葆視楊為「新文字運動」的同道，曾力邀外祖父加入教育部，卻被婉拒。楊士端參與港府中文課程改革委員會，陳君葆為召集人，參與者還包括許地山等。外祖父亦協助籌辦中華兒童書院，始終致力於培育英才。

陳君葆日記記載了許多鮮為人知的香港歷史。從中，我不僅找到外祖父的片段，也讀到關於其女婿——我父親年輕時的往事。1941年，陳君葆擔任馮平山圖書館館長，參加宋慶齡主辦的「保衛中國同盟」，積極投身抗日宣傳及各類募捐活動。他還利用職務之便，協助內地文化界接收和轉寄大量文獻典籍。父親陸恩敬於1941年（日據時期）前在香港大學圖書館歐文部工作，為搶救搬運圖書典籍，他無懼風險，穿梭於日軍崗哨之間，任勞任怨，奔波於香港各地。陳君葆日記中清晰記載：「湯自若和陸恩敬同往培英搬取書籍」，「今日陸恩敬往督隊到郵局運取生死註冊處之冊籍千餘巨冊回館」。這批資料包括香港開埠以來所有生死註冊處的簿冊，以及香港醫務處總監文件和部分律師樓記錄。父親素受外祖父教導，愛國正直，樂於助人。陳君葆竭力保護、收藏各類書籍，而作為摯友的楊章甫則憑藉其社會關係，協助陳的家人暫避澳門，往來傳信，相互支持，使陳君葆免去後顧之憂。

翻閱日記，回望歷史，追憶日寇肆虐港澳、生靈塗炭、朝不保夕的歲月，先輩們在艱難困苦中堅持不懈，在黑暗歲月中懷抱信念，在看似乎平凡卻極不尋常的日常中勇於擔當。這份精神，值得後人永遠銘記。



●楊鮑安舊居內部展版 作者供图

人間煙火從窗子裏飄出來
混着風的涼
這一秒什麼都不用等
風裏着初秋的诗意
輕輕落在我肩膀
暮色一點點漫上
我靠在門檻上吹風
手裏的蒲扇
早忘了要晃
簷角的天慢慢沉成淺藍
把晾着的襯衫吹得晃
帶着巷口糖炒栗子的香
往人衣領裏鑽
撩得人脖子發癢
它溜進二樓阿婆的陽台
把晾着的襯衫吹得晃
帶着巷口糖炒栗子的香
往人衣領裏鑽
撩得人脖子發癢
叮的一聲
碰碎了傍晚的軟
晚風先停在瓦簷上
掀動掛着的玉米簞
晃了晃那下掛着的風鈴

秋簷風

詩詞偶拾

●林劍勳